

软刺

[美] 艾米丽·福里德伦德 著
刘韶馨 译

当我拿走她的船桨、看到她脸上的表情，
我发现原来自己才是那个被丢在船里的人，
那个因寒冷而发抖的人，
那个比任何人都想要得到更多的人。



四川文艺出版社

HISTORY OF WOLVES

软刺

[美] 艾米丽·福里德伦德 著
刘韶馨 译



四川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软刺 / (美) 艾米丽·福里德伦德著 ; 刘韶馨译 . —
成都 : 四川文艺出版社 , 2018.9
ISBN 978-7-5411-5121-7

I . ①软… II . ①艾… ②刘… III .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 ①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64806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进字 : 21-2018-307

HISTORY OF WOLVES: A NOVEL by EMILY FRIDLUND

© 2017 BY EMILY FRIDLUN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MARSH AGENCY LTD & Aragi In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 2018 Jiangsu Kuwei Culture Development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RUAN CI

软刺

[美] 艾米丽·福里德伦德 著
刘韶馨 译

出品人	刘运东
特约监制	黄 琰
责任编辑	梁康伟
特约策划	石 木
责任校对	汪 平
特约编辑	石 木 苗玉佳
封面设计	周 彧
封面插画	周 彧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7 (发行部) 028-86259303 (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北京永顺兴望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5mm × 210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200千字
版 次	2018年9月第一版	印 次 2018年9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5121-7	
定 价	39.80元	

献给尼克

人生和智慧纯粹是精神的——既非生于物质，亦非化于物质——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一点，哪怕只有一瞬。如此，身体便不会再有任何怨言。

——玛丽·贝克·埃迪
《圣经要义下的科学与健康》

我终究不会消陨。不仅现在不会，此后我还会对现实充耳不闻，在一间被我们永恒燃起的火搞得烟熏火燎的房间里，浑浑噩噩地活下去。

——蒂莫西·唐纳利
《新的智慧》

目 录
- Contents -

科学

001

健康

155

科学

这并不是说我从未想起过保罗。有些清晨，在我半梦半醒之际，他会到梦里来看我，虽然我几乎记不起他说了什么，我对他做了或没做什么。但我记得，在我的梦中，这孩子倏地扑到我腿上，扑通一声。我知道是他——因为他对我毫无兴趣，连一丝迟疑都没有。我们就像平常那样，傍晚时分坐在自然馆里，他的身体不自觉地靠向我——并非出于爱或尊敬，只是因为他心智尚未完全开启，不知道该如何控制自己的身体。他四岁了，正在拼猫头鹰拼图，这时不要跟他说话。我也不会打扰他。窗外雪花一般的杨树绒毛缓缓飘落，如空气般静谧而轻盈。日光变换，拼成猫头鹰的拼图又零落成碎片。我戳了戳保罗让他起身——该走了，时间到了。前一刻他还靠在我的怀里打呵欠，下一秒他就呜咽着抗议，想要多待一会。我说不出话来。因为你知道，那种感觉很奇妙，有个人有些不讲理地想要独占你，这种感觉好得不可思议，但同时也让人悲伤。

在保罗之前，我只见证过一个人的死亡。那是我八年级的历史老师，阿德勒先生。他总是穿着棕色灯芯绒西装，白色棒球鞋。虽

然他的课是美国历史，但他更喜欢讲沙皇。有一次，他向我们展示最后一任沙皇的照片，现在那幅照片就是我对他的印象——蓄着海盗黑胡子，肩上挂着流苏——不过其实阿德勒先生的脸上并无胡须，并且行动迟缓。我记得当时我还在上英语课，他教的四年级学生冲进来说阿德勒先生晕倒了。我们一大群人匆忙穿过走廊，发现他面朝下躺在地上，双目紧闭，发乌的嘴唇贴在地毯上，用力地喘着粗气。“他有癫痫症吗？”有人问道。“他身上带着药吗？”我们都给出了否定的答案。这群“多才多艺”的童子军^①一边争论着心肺复苏术的正确做法，一边情绪激动地对他的症状窃窃私语。我逼着自己走到他身边去，蹲下身来，握住他干瘪的手。那时候还是十一月上旬。他的口水浸湿了地毯，呼吸的间隔越来越长。我记得当时从远处飘来烧焦的气味，有人正在焚烧装在塑料袋里的垃圾，大概是守门人想在第一场大雪之前把落叶和南瓜皮处理干净。

终于，医护人员赶来将阿德勒先生的身体抬上担架，童子军就像小狗一样跟在后面，期待医护人员下达任务。医护人员表示希望有人能开一下门，手里的担架太沉腾不出手来。走廊里，女孩子们抽泣着挨在一起；几位老师用手按着胸口，并不知道接下来该说什么或做什么。

“被吓到了吗？”一位医护人员问道。他留下来给头晕眼花的学生们分发苏打饼干。我耸了耸肩。当时我肯定哼唧得很大声。他

^① 童子军 (Boy Scouts)：美国童子军，又称美国童子营，是美国童子军运动中成立的一个民间组织，核心任务是帮助十一到十八岁的男孩探索和学习如何保持强健的体魄，为将来的职业和承担公民责任做准备。

给了我一纸杯橙子味的佳得乐，对我说：“现在慢慢喝下它，小口小口地喝。”那语气听起来好像我才是那个需要救助的人，而根治所有生物体的疾病都是他的责任似的。

那时候我们被称为“玻璃梭鲈之都”，10号公路上还专门为此设有特殊的指向路标，路边饭店的墙上还有一幅壁画，上面画着三条留着莫西干发型的鱼，它们挥着鱼鳍打招呼——眉飞色舞，咧嘴大笑，甚至能看到全部牙齿和牙龈。不过一到十一月，湖面结冰，就几乎没人会从外地跑来看它们。那时我们那里还没什么观光景点，只有一家脏兮兮的汽车旅馆。商业区萧条得很：一家餐厅，一家五金店，一家鱼饵渔具店，一家银行，便是所有了。那时候，漫河上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大概就是老木材厂了，但那也多半是因为它一半都被烧毁了，烧焦的黑色木板就那样矗立在河岸上。几乎一切都是官方运营，医院、车管局、汉堡王和警察局都位于二十多英里^①开外的怀特伍德。

那天，怀特伍德的医护人员带走阿德勒先生，救护车在驶离学校停车场时发出特有的鸣笛声。我们都站在窗边望着，没有什么能转移我们的视线，哪怕是戴着象征荣誉的黄色帽子的冰球球员，或是刘海起了静电的啦啦队队长。之后便下起了大雪。救护车要拐过街角时，前灯的亮光穿透疾风飞雪，射入街对面的我们的眼中。“不是应该鸣笛行驶吗？”有人问道，我掂量着杯中最后一口佳得乐，心想人可以愚蠢到什么地步？

① 英里 (mile)：计量单位，1英里=1.609千米。

接替阿德勒先生工作的是格里尔森先生，他是圣诞节前一个月来到我们学校的，穿着一件镶着珍珠纽扣的珍珠白T恤，一只耳朵上戴着夸张的金色耳环，皮肤黑得不像话。后来我们才知道，他之前是加利福尼亚海边一所私人女子学校的老师。没人知道是什么让他选择在仲冬时节大老远来到明尼苏达州北部。不过，他在教课一周之后，便将阿德勒先生挂在墙上的俄罗斯帝国地图拿了下来，换上了超大字体的美国宪法。他宣称自己在大学双修了戏剧专业，这就难怪他能在学生面前展开双臂，情绪激昂地将《独立宣言》一字不落地背诵下来了。不论是那些论述生命权、自由权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令人激昂向上的段落，还是那些反抗残暴殖民的让人刺痛蜷缩的句子，他都倒背如流。我能看出他有多希望自己受到学生喜爱。讲到“以我们神圣的荣誉相互宣誓”的部分，格里尔森先生问道：“这是什么意思呢？”

冰球运动员们正枕着胳膊安然地睡着，连那些一向积极的好学生也只是无动于衷地按着自动铅笔，笔芯伸出一大截刺入空气中，像极了医院的注射器针头。他们举着笔隔着过道相互打斗，轻声喊着“警戒”，语气充满了不屑。

格里尔森先生坐到阿德勒先生的桌子上，由于大段的背诵，他有些喘不上气。然后我突然意识到，他是上了年纪的人——就是这么奇怪，那一瞬间，好像一道亮得看不见的光穿过他的身体一般。我能看到他脸上的汗；他那灰色的胡楂下面，脉搏正剧烈地跳动着。“注意这里，伙计们。天赋人权是什么意思？积极一点，你们知道答案的。”

我看到他将目光投向有着一头乌黑亮丽秀发的莉莉·赫尔邦。

尽管天气寒冷，她还是只穿了一件轻薄的深红色毛衣。他似乎以为她的美能够拯救他，以为她是善良的，因为她比我们任何人都可爱。莉莉有一双棕色的大眼睛，没有铅笔，有读写困难症以及一个男朋友。在格里尔森的注视下，她的脸慢慢红了起来。

她眨了眨眼。他向她点点头，暗暗向她保证，不论她说什么，他都会同意。她像小鹿一样轻轻舔了舔嘴唇。

我鬼使神差地举起了手。这倒不是因为我对她或者他感到抱歉，只是那一瞬间，气氛过于紧张，让我忍无可忍。“这句话的意思是，有些东西不需要证明，”我给出自己的答案，“有些东西就是这么真实，没有什么能改变它们。”

“是的！”他说，语气充满感激，我知道并不是特意对我，而是一种撞了狗屎运的庆幸。他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却并不知道那是我给的。莉莉没说一句话就能让人欢欣鼓舞。她的脸上有对酒窝，毛衣下若隐若现的乳头仿佛是上帝做的记号。而我胸部平平，堪比楼梯扶手，人们总是对此说三道四。

那年的冬天轰然而至，好像它是不远万里走到这里，累得突然跪倒，便再也起不来了。十二月中旬，暴雪临城，厚厚的雪把体育场屋顶压得变形了，学校因此停课一周，冰球运动员们便撒丫子去冰钓，童子军在结了冰的池塘上玩冰球。然后，圣诞节如期而至，主干道上上下下挂满了彩灯，路德教堂与天主教堂的基督诞生像遥遥相对——一位温顺地抱着彩绘沙袋站立着，另一个则是用冰雕刻出的婴儿耶稣。新年带来了另一场暴风雪。进入一月，学校正式开

学之前，格里尔森先生把洁白的衬衫换下，穿上了毫无特点的毛衣，耳朵上除了戴着环形耳环，还戴了耳钉。一定有人教他使用答题卡仪器，因为在讲了一周的刘易斯和克拉克远征^①之后，他组织了入职以来的第一次测验。我们匍匐在桌子上对着小圆圈涂涂画画，他则顺着过道来来回回地走，手里的圆珠笔发出嗒嗒的声音。

第二天，格里尔森先生让我在课后留一下。他在桌子后面坐下，用手摸着干裂的嘴唇，有皮屑零星从指间掉落。“你的考试成绩不太理想。”他对我说。

他等着我的解释，我略带防备地耸了耸肩。在我开口说话之前，他补充道：“好吧，我很抱歉。”他摩挲着耳环上的耳钉——那耳钉很精致，但佩戴复杂。“关于授课内容，我还在摸索当中。我来之前你们学的是什么呢？”

“俄罗斯。”

“哈，”一丝轻蔑从他脸上一闪而过，紧接着他不无高兴地说，“冷战残余还在穷乡僻壤徘徊着呢。”

我决定守护阿德勒先生：“我们学的不是苏联，而是沙皇。”

“哦，玛蒂，”从没有人这么叫我，让我感觉好像有人从后面拍了拍我的肩。我叫玛德琳，不过同学都叫我琳达，或者“共党”，或者怪物。听到他对我的称呼，我的手不由得在袖子里攥成拳头。格里尔森先生接着说：“在斯大林和核弹之前，没人在意沙皇。他

^① 是美国国内首次横越大陆西抵太平洋沿岸的往返考察活动（1804—1806）。领队为美国陆军的梅里韦瑟·刘易斯上尉（Meriwether Lewis, 1774—1809）和威廉·克拉克少尉（William Clark, 1770—1838），该活动由杰斐逊总统发起。

们就是遥远舞台上的木偶，微不足道，不值一提。那些1961年进入大学的人，比如阿德勒先生，对老旧的俄罗斯玩具以及上世纪近亲结婚的公主的故事总有些挥之不去的怀念。它们的无效性成就其有趣性。这么说你明白吗？”他微笑着闭了会眼睛。他的门牙很白，但虎牙很黄，“但你只有十三岁。”

“十四岁。”

“我想说的是，如果这不是一个好的开始，那么我很抱歉。但接下来，很快我们就能把基础打牢了。”

过了一周，他让我放学之后到教室找他。这次他把耳钉拿下来放在他的桌子上，用他的大拇指和食指十分轻柔地摩挲着耳垂。

“玛蒂。”看到我来，他直起身子。

他让我坐在他桌子旁边的蓝色塑料椅子上，在我腿上放了一堆花花绿绿的册子，然后手指交叉、略显局促地说：“能帮我个忙吗？还请你别怪我，这是我的工作。”

他所谓的“帮忙”就是让我作为学校代表出席“历史之旅”比赛。

“这会是一段很棒的经历，”他说，但没什么说服力，“你需要做的就是先制作一张展示板，然后针对越战或者加拿大的边境口岸等主题做个演讲。或许你会喜欢褻渎奥吉布瓦人这个主题？或是回归大陆、在此定居的土著怎么样？选个本土色彩鲜明、处于道德灰色地带、又具有宪政意义的选题。”

“我想做关于狼的展示。”我对他说。

“什么？狼的历史？”他一脸困惑，而后又笑着摇摇头道，“是

啊。你只是个十四岁的小姑娘。”他的眼角因笑容泛起了皱纹，“你们这个岁数的孩子都喜欢马啊，狼啊什么的。我很喜欢，这很棒，是个很特别的主题。你能给我讲讲吗？”

我父母没有车，所以错过公交的结果就是，我需要沿着 10 号公路走三英里后向右转到镜湖路上，再走一英里会来到一个交叉路口，左边通向北方的湖，右边则通向一座未被开发过的山。我在这个路口停下来，把牛仔裤的裤脚塞进袜子里，收紧羊毛手套的袖口，准备继续前行。冬季萧索，橙黄色天空下，那些光秃秃的树看起来像静脉血管一般，树枝间的天空则像晒伤了的皮肤。我在大雪和漆树中走了二十分钟，我家的狗狗终于感知到我的存在并开始狂吠，想要挣脱拴着它们的锁链。

当我走到家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一打开家门，我便看到妈妈弯着腰站在水池前面，她的两只胳膊都伸进了水池里，脏乎乎的水没过了她的手肘。又长又直的头发遮住了她的脸和脖子，这让她看起来很神秘。她的声音带有浓浓的中西部口音，一听就是典型的堪萨斯人。“有没有一段祷告是关于疏通堵塞下水管的？”她头也不回地问道。

壁炉里并未生火。我把手套放到木质壁炉上，明早它们就会变硬，我肯定是戴不上了。但我没在意，还把外套也放在壁炉上。

至于我妈妈那件被污水浸湿的外套则湿答答地摊在桌子上。但她始终举着她那双油渍满满的手，好像手里的东西有多金贵似的——那活物还在扭动着——是她刚从池塘里抓上来的小鲈鱼，也

是我们的晚饭。“我们需要一瓶通乐^①，靠。”她仰头看着空气，然后动作迟缓地用她的帆布袋擦了擦手。“帮帮忙吧。人类的生活就是一场闹剧，请上帝以其无限的怜悯结束它吧。”

她只是半开玩笑而已。我了解她。有很多故事能证明这一点，比如八十年代初期，我父母偷来一辆货车逃到漫河，我父亲囤积步枪和锅；公社瓦解后，我母亲把她手中一切和嬉皮士有关的东西卖了，投靠了基督教。在我的记忆里，她一周去三次教堂——分别是周三、周六和周日——那时她还希冀着忏悔能有所补救，并且随着岁月的推进，过去的错误可以慢慢被修正。

妈妈虽然信奉上帝，但并非心甘情愿，就像一个被禁足的女儿。

“你觉得自己能不能牵着一只狗回去？”

“回镇上？”我仍在发抖。这个提议让我的情绪一瞬间激动起来，完全顾不得其他。我甚至感受不到我的指头。

“或者不回去，”她把长发甩到身后，用手腕擦了擦鼻子，“不，别回去了，外面的温度大概到零下。对不起。我再去拿个桶来。”但她并未从椅子上挪开。她在等待着什么。“很抱歉我得问你几个问题。你可别因为这些问题发火。”她那两只油腻腻的手握到一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每一声对不起，她的声音都抬高一度。

我顿了顿，开口道：“没关系。”

格里尔森先生的故事是这样的。我曾见过他如何蜷伏在莉

^① 通乐（Drano）：下水道清洁剂品牌。